

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幻中真

## 第一回 賢丈母贈金成配偶 美妻子含醋索催妝

醒言：自天地開闢以來，遂分陰陽。陰陽既分，男婦以別。慨及後世，欲海茫茫，莫識本來面目；後源種種，安知父母生前。所以暑往寒來，盡屬炎涼世界；花開花謝，無非聚散姻緣。唯能空色相，始悟無生；未脫輪迴，難登聖果。世間凡夫俗子，日日起來，迫迫急急，不得一夕安眠；碌碌忙忙，那有片時歇息。無不過為酒色財氣四個字，累殺世間多少人。酒色最易迷人，財氣最易殺人。然天有安排，造化定論。

故為善者降祥，為惡者降禍。可歎愚人，不知善之當為，惟惡是務，到後來悔已遲矣。只因有個秀才，受多少磨折，終獲善報。待在下慢慢說來。

話說那前朝年間，江南蘇州府縣縣一個有名秀才，姓吉名存仁，為人忠厚。其妻張氏，索性溫良，積代好善，齋僧佈施，補路修橋，遇人患難無不拯救，逢人貧困莫不週旋。但苦於子息艱難。一日夫婦二人備了香燭，到間壁尼庵求子，因而有孕。將分娩之夕，夢一黃龍入室，遂生一子，名曰夢龍，字扶雲。自幼眉清目秀，耳大面方。至四五歲，間壁尼僧遂與他作伐，因聘定閩門外虎丘富戶易邁之女為妻。不幸易邁身故，其妻吳氏遂與女兒素娥守節。不題。卻說吉扶雲年甫十歲，美如冠玉，下筆成文，詩詞歌賦件件俱精，書畫琴棋無所不曉。到了十三歲上，遂進了學。他父母也喜之不勝，那親戚朋友，莫不贊歎。郡中鄉老先生，都慕他的才名，時常請他到家，呼為小友。或吟詩，或作賦，或彈琴，或奕棋，再無一時閒暇。一日，同窗有幾個朋友，葛玉峰、劉子長，因數日不見扶雲，遂備了幾色下酒餚饌，攜了幾瓶惠山泉酒，清晨到他家中，拉他郊外遊春。扶雲因同學分中，不好相阻，只得同了幾位朋友走出閩門。過了山塘，看看到了虎丘千人石上。遂命小廝將氈條鋪在樹林之下，輕彈低唱，弄盞傳杯，吃到五六分地位。忽聽得鳥囀花梢，鶯啼嫩柳，眾人抬頭一看，只見綠樹叢中，花蔭之下，嬌滴滴兩個美人，笑指吉生，自言自語，唧唧噥噥，若有顧盼留連之意。眾友見了，因謂吉扶雲道：「子素稱能詩，今日遇此美人，可無佳句以記春遊之勝乎！」生遂鼓掌大笑，欣然命書童文兒，出錦箋一幅，取文房四寶，就於席間立就八絕。詩曰：

一陣花飛過苑東，想思今夜夢魂中。

天公巧訂鴛鴦譜，裝點全然是化工。

其二：

綠草芊芊滿玉堤，長空一望野雲低。

不禁醉裡開愁眼，無奈懷人意欲迷。

其三：

羞睹鴛鴦護水紋，巫山夢杳枉為雲。

待看來日相逢處，約比今朝瘦幾分。

其四：

花開花落草芊芊，今日今年最可憐。

自是一番春色好，桃含宿雨柳含煙。

其五：

眼角留情思多，坐看簾外燕雙過。

呢喃好向梁間語，說倩旁人可奈何。

其六：

每從花月夜長吁，那更蕭條聽鷓鴣。

獨立蒼苔等閒看，芳容應比舊時無。

其七：

一鉤明月八窗扉，人值黃昏來夢口。

試倩花陰問消息，露零芳草欲牽口。

其八：

為尋春風過城西，陣陣花香風裡吹。

瞥見美人花下立，憐花憐貌總相宜。

扶雲題畢，眾友互相傳看，無不稱贊，輪流奉酒。葛玉峰笑說道：「扶雲兄不獨詩才敏捷，而情思綿綿，可謂吳下無兩矣。」劉子長道：「前七首只不過記春遊之興，不關痛癢。末後一絕，提到花貌並憐，真乃觸景情生，只不知誰氏妖嬈，可能為扶雲兄憐惜否？」眾友聽了，一齊大笑，齊聲朗誦「憐花憐貌總相宜」之句，卻被陣陣清風早已吹入美人之耳。只見有個美人，連忙催促侍女蒼頭，宛轉花間冉冉而去。正是：

關雎總有配，才色令人傳。

今日雖無意，誰知已是緣。

扶雲與眾友，直談到日落西山，然後緩緩入城，與眾作別，各自回家不題。你道花間兩位女子是誰？原來就是吉扶人自幼聘定的易邁之女素娥。這素娥，五歲上就亡過父親，並無兄弟。虧得母親乃是宦室之女，自幼知書達禮，治家有法，今丈夫亡後，遂矢志守節。遺下資財田產，因易氏俱有長房親姪，一個是易任，一個是易佑，欲待二人之內承繼一人為子，無奈二人心術不端，見叔子死後，「這份家財，應該我二人均分。」因叔子死不久，不便發作，還想日後孀娘過繼承嗣，二人還用些假慇懃、假親熱、假孝順。過了多時，見孀娘不提起，他二人忍耐不住，冷言碎語，暗暗使人竄掇孀娘改嫁。吳氏暗暗哭泣，已非一日。原想道：「他如今所貪者財產耳，我如今母女相依，所用有限，何不將外面產業作三股均分，絕他惡念。」因定了主意，遂擇個吉日，請了幾位長親，將家產分派。分派之後，二人樂意，吳氏得以安心守節，教訓素娥。不期這素娥天生聰慧，一教便知。到了十二三歲上，女工之外，寫作俱佳。每遇花開花謝，春去秋來之際，無不觸目興懷，題詩消遣。吳氏見女兒長成得天然嫵媚，才思生成，心中十分歡喜。又喜得吉家女婿，少年英俊，已入泮宮，將來有靠。故此吳氏與素娥在閨閣中竟似母女師生，相依快樂。這日乃是清明祭掃之期，吳氏先一日吩咐僕婦，打點了祭禮。次日同素娥起身，素娥道：「斐家表姐遠來看視母親。若留他在家，豈不寂寞，意欲同去，特使孩兒稟明。」吳氏道：「我到忘了，他是我姪女，不妨同去。」因此三人下船，竟到虎丘後面，上墳祭掃。吳氏未免悲泣一番，然後下船。斐大姐笑嘻嘻對吳氏說道：「姪女家居震澤，久聞虎丘名勝，今在咫尺，姑娘何不帶姪女與妹子，同去遊玩一番，也好回家傳說。」吳氏道：「虎丘雖是名勝，但值此春光，遊人必多，婦女行走，甚不雅相。況且我身子勞倦，只好改日同你來罷。」吳氏說未完，當不得家人媳婦聽見斐大姐要上虎丘遊玩，一齊歡喜，俱在吳氏面前竄掇，要游虎丘。連素娥也說道：「斐家姐姐難得到此，母親不可固執。」吳氏見他們要去，只得吩咐僕婦跟隨，叫船移到虎丘後山，自己在船中等候。眾僕婦引了斐大姐與素娥上岸，到各處去遊玩。游到悟石軒前，見一帶綠樹花蔭，二人暫且佇立。不期恰遇這班少年士子呼盧暢飲，見有美女子遊玩，一時歡喜若狂。定要吉扶雲即景題詩。素娥見眾少年顛狂，急欲迴避。無奈斐大姐貪玩，只得又立了片時，方同他又到別處游了一番，然後下船，埋怨斐大姐不了。內中有個老人家，笑嘻嘻近前說道：「方才一眾少年相公，飲酒石上，內中這個穿綠、發

覆齊眉的，就是吉家官人了。」吳氏聽了，忙問道：「你既認得吉官人，何不早說，使姑娘迴避。吉官人同著甚麼樣人在山上吃酒？」老家人道：「我兩年不見吉官人，如今吉官人一發長成得風流儒雅。近來做了個秀才，同著他一班文人，飲酒賦詩。他那裡曉得我家姑娘在此遊玩。」吳氏道：「雖如此說，終非美事。你們回去，切莫將此事傳知兩個姪兒，免得又生是非。」眾僕婦聽命，方才一徑回家。正是：

生前有子難行孝，死後徒勞枉上墳。  
惟有夫妻情分重，猿啼三峽不堪聞。

吳氏與素娥在家，安閒過日。不料兩個姪兒，所得吳氏家財，花花哄哄不上二三年，盡行費完，依舊要來算計。垂涎吳氏起來。吳氏甚是煩惱，因暗想道：「以我有限資財，如何飽得犬腹。他今欺我無人，我想吉官人年已長大，又且進過學，何不催他完此婚姻。一則完我心事，二則料理我家。豈不兩便。」主意已定，使人請了妙音庵尼師來商議。這妙音庵尼師，叫做喜靜。當初在城中出家，與吉家鄰近。因吉存仁在庵中求子，後來生了吉扶雲，卻曉得易邁是同窗好友，因而說合，成了這頭親事。他在兩家，時常往來，見他男女俱各成長，也在吳氏面前時常道及。但吳氏愛女心腸，一時不捨嫁出，故此延挨。只見有人來請，即忙來見吳氏。吳氏細細將心事說知道：「今欲招贅來家，又恐與惡姪不合。莫若成親之後，再看光景，接來同住。我聞得吉親家手中淡薄，誠恐一對難措。你可致意，只要揀定時日，我有白金百兩送去使用。其餘嫁裝，我久已置辦，決不要他費心。」喜靜聽了，連忙走到吉家，將吳氏一番說話，細細與吉老夫妻說知。吉老夫妻聽了，歡天喜地，遂揀了吉日良時，使人先送到易家，然後打點。真是：銀錢在手，無一不備。到了這日，易家要行古禮。吉扶雲備巾襦服來親迎，乘了一匹高頭駿馬，一路上鼓樂喧闐，十分熱鬧。不一時，到了易家門首。眾樂人吹打三次，易家大門只不肯開。吉扶雲一時不便下馬，只得勒住絲韁，在馬上等待。忽見一個老僕，同著一個侍女出來，叫樂人不要吹打，緩緩進去，即一面笑嘻嘻走近吉扶雲馬前，說道：「我家主母，本待即請官人登堂相見，無奈我家姑娘，素性兜搭，曉得官人詩才自負，到處題詩。今行古禮，不無催妝，故此定要官人做了詩方許進門。」吉扶雲聽了，大喜道：「索催妝詩，乃是文人韻事。只不知是信筆還是限韻？」使女道：「想是限韻。姑娘有幅花箋在此。」說罷送上。吉扶雲接來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的一首七言律詩道：

赤繩繫足是天緣，何事男兒心不堅？  
若使移情並移性，閒花野草亦堪憐。

吉扶雲看完，直喜得心花都開，方曉得妻子果是能詩：「不枉我吉扶雲詩才自負，真佳偶也。」再細看詩中之意，都是句句相責，這是什麼緣故？一對摸不著頭緒，又不便問明，又不好信筆回答，又是立等，遂在馬上一時急得沒法。那侍女又笑嘻嘻近前說道：「想是官人不解姑娘詩中之意？可記得當日虎林題詩？我家姑娘曉得了，深怪官人少年輕薄，移情移性，見美思憐，恐怕日後效尤，故此要官人辨明心跡，姑娘方肯上轎。」吉扶雲聽明，大喜道：「當時不過見景留題，不意姑娘見疑。」見侍捧著筆硯，忙舉筆在花箋原韻之後，和了一首道：

好逑君子是前緣，百輛迎之敢不堅。  
試看洞房花燭後，情深何處不生憐。  
題畢，意尚未盡，又題一首道：  
于飛孟女實天緣，自愧非鴻敢不堅。  
一任夭桃並野草，薰蕕自古不相憐。

吉扶雲題完，雙手遞與使女，笑嘻嘻說道：「你可為我致意姑娘，言盡於此，乞早賜妝，勿負良時為愛。」侍女去後，不一時中門大開，僮相迎請。吉扶雲入到廳中，拜見了岳母吳氏，然後迎請。素娥上轎在前，自己乘馬在後。一路燈火輝煌，樂聲並奏。到了自家門首，僮相迎請兩位新人，並立紅毯，先拜了天地，後拜了父母，然後夫妻交拜，送入洞房。同吃合巹。兩人在燈下，各各偷睛細看。你看我是俊俏，我看你是玉人。彼此暗暗歡喜。直到夜深，方才同入羅帷，效于飛之樂矣。正是：

百年夫婦今宵定，苦樂均分無異心。  
到得花花還果果，始知此樂不為淫。